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英〕B.威廉斯 著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英] B. 威廉斯 著

陈嘉映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英)B.威廉斯著;陈嘉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哲学)

ISBN 978-7-100-13473-6

I. ①伦… II. ①B… ②陈… III. ①伦理学—研究②哲学—研究 IV. ①B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887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英] B.威廉斯 著

陈嘉映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473-6

---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38.00元

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Routledge Press, 2006

本书根据罗特里奇出版社 2006 年版译出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魅影消隐，  
现实主义者心旌摇落，  
初次看到现实，  
那片空洞何其冰冷。  
致命的否也  
划出空洞而悲凉的终限。  
悲剧却也许，再一次，已经开始，  
萌生于想象力的新芽，  
萌生于现实主义者的然也，  
一声然也，因他不得不说：然也，  
因在每一次否也之下  
蛰伏着然也的激情，绵绵无绝。

—— 瓦莱士·斯蒂文斯：“恶之美感”

若无品格，只好诉诸心术。

—— 加缪：《堕落》

#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苏格拉底问题	5
第二章 阿基米德支点	30
第三章 基础:良好生活	40
第四章 基础:实践理性	68
第五章 伦理学理论的类型	88
第六章 理论与成见	114
第七章 语言转向	146
第八章 知识、科学、会同	160
第九章 相对主义与反思	188
第十章 道德这种奇特建制	209
补论	236
文本评述	A. W. 摩尔 243
注释	270
索引	296
译后记	307





# 序 言

本书讨论的主要是道德哲学实际上是怎样的，而非可以是什么样的；<sup>vii</sup>既然我认为它们实际上不像它们应该是的那样，本书自然会对现有哲学提出批评。本书还进一步追问：不管什么样的哲学，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重建伦理生活？我将尝试表明，哲学至少能帮助我们理解伦理生活。我论述了哲学的现状，表述了我的不满。我希望，我这么做的时候同时引入了一幅伦理思想的画面以及与这幅画面相适应的一套想法，它们也都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伦理思想的画面可以是什么样的。

我愿一上来就简短地谈到两点。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当代道德哲学，但我花了不少时间，尤其在前三章里，考虑古代希腊思想提出的一些观念，这似乎有点儿奇怪。这不只是哲学对其历史的虔敬。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我希望这个理由在本书的进程中会逐渐浮现出来（我将在“补论”里对它加以明确表述）。这里的想法当然不是现代世界对伦理思想的需求跟古代世界的需求没什么两样。正相反，我的结论是，现代世界对伦理思想的需求是没有前例的，而大一半当代道德哲学所体现的那些理性观念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然而，古代思想的某些方面，若加以相当的改造，却有可能满足这些需求。



第二点关涉风格。本书的哲学,宽泛加以界定,无疑可以叫作“分析哲学”,本书所讨论的不少近世哲学也如此。我认为这的确只是个风格问题,若说它对内容有所限制,这种限制只来自一个一般的事实——风格注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内容。与其他类型的道德哲学相比,分析哲学的道德哲学在内容上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分析哲学区别于其他当代哲学之处(而非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很多哲学之处)在于它的工作方式:它提供论证,做出特有的区分,采用比较平常的话语——如果它记得要努力这样做并最终做到了的话。平常话语之外,它明确区分晦涩和技术性。它永远拒斥晦涩,但认为技术性有时是必要的。挺奇怪的,它的有些敌手为这个特点恼火。他们希望哲学既深刻又易懂,为此,他们恼恨技术性,却坦然接受晦涩。

分析哲学一向说它的目标是清晰。它是否配得上这个主张,尤其是,是否唯独它配得上这个主张,我不那么有把握。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个,一部分是因为这些事绪讨论起来没完没了,此外也因为我不大在意人们是否把本书看作分析哲学——我只是认为人们会这样看。不过,我的确在意,它应该做到我所设想的“清晰”。有些论者把理性(reason)和清晰的理解解释为说理理性(discursive rationality),在本书中我多处表示,这样的解释损害了伦理思想本身,也扭曲了我们对伦理思想的认知。但我既然作为一个哲学作者提出这样的主张,它们若要有说服力,它们自己也最好是以一定程度的明述理性和论证方式呈现出来,这正是我努力去做的。无疑,我经常没有做到;很多内容,尽管我努力把它们讲清楚,却仍然晦涩。这一点我相当肯定。我不大肯定的是,某些



内容仍然晦涩,是不是因为我尝试用这种特定的方式把它们讲清楚,但这种情况无疑也存在。

我感谢很多人我为我提供了帮助,但若成果不佳则怪不上任何别人。我曾有幸受邀做过下列讲座,在这些讲座里,我曾提供过我对伦理学理论进行批判的各种原初版本: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的特纳讲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塔尔海默(Thalheimer)讲座,还有位于阿伯里斯威思的威尔士大学的格力吉诺格(Gregynog)讲座。在这些讲座中,我得以尝试给出了我对伦理学理论进行批判的各种原初版本。感谢每次讲座中在场听众对我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我还于1978年有机会作为人文学科的高级访问学者参加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组织的一场道德哲学座谈,期间与很多人做过讨论,从中受益匪浅——尤其是从内格尔和斯坎伦那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沃金是一位友好的、刨根问底而永不满足的批评家。杰弗里·霍松(Geoffrey Hawthorn)、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阿玛蒂亚·森读过这本书的部分或全部草稿,并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我也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马克·塞克斯(Mark Sacks),感谢彼得·波比芝(Peter Burbidge)协助编写索引。

第X页中的诗行引自瓦莱士·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诗集,斯蒂文斯于1954年注册其版权,出版商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公司(Alfred A. Knopf, Inc., New York)和费伯—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 London)惠允在这里重印这些诗行。

英国,剑桥大学





## 第一章 苏格拉底问题

我们所谈的，可不是个无足挂齿的问题。苏格拉底说，我们在谈论的是，人应该怎样生活。也可能是柏拉图报导他这样说——他在一本书里这样报导，那是关于这个话题最初写就的几本书之一。<sup>1</sup> 柏拉图认为哲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像苏格拉底一样，他曾希望，一个人可以通过哲学理解为自己的生活制定方向，如果需要，就为自己的生活重新制定方向；是的，这里所说的理解是哲学特有的：普遍而抽象的，理性反思的，关心的是我们能够通过各种探究获知的东西。

道德哲学的目的，以及它能够抱有的任何值得认真对待的希望，都与苏格拉底问题的命运难解难分——即使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合理地希望单单靠哲学来回答这个问题。说到这个希望，有两点一上来就应该提到。第一点尤其是写作者需要记取的——事关这些巨大的问题，他若说这种抽象的、论证性的写作值得认真对待，那他是在做出多么巨大的断言。还有别的书在讨论这个问题，说起来，所有的书，但凡以人类生活为话题又写得还好的，都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哲学写作者必须记取这一点——即使他不认为他与苏格拉底问题的联系在于他要尝试为之提供答案。

一上来就要提到的另一点是针对读者的。哲学能不能回答这



2 个问题,这是一件值得严肃考虑的事情。一个人们在大学里(但不止在那里)研究的**专题**,一个积累了大量技术性文献的**专题**,怎么竟可能为这么基本的人生问题提供回答,而我们竟还看得出它是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很难看出这怎么可能,除非像苏格拉底那样相信,读者识认出这个回答,因为它是他原本可以对自己给出的那个回答。但这怎么可能?这又怎么能跟存在着这样一个专题连在一起?对苏格拉底来说,这不是一个专题;他只不过是在平平常常地与朋友们交谈,他加以引用的(至少,怀有敬意加以引用的)作者是诗人。仅仅一代人之后,柏拉图把道德哲学研究与数学这样困难的学科连到一起;两代人之后,出现了专题论文,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直到今天,那还是一本最富启发的论著。<sup>2</sup>

有些哲学家会愿意回到苏格拉底所处的位置那里,从头开始,反思着追问常理和我们的道德关切或伦理关切,不为文本重负和哲学研究的传统所累。这个想法自有可称许之处,本书也打算在一定程度上尝试这样做:本书将以探究问题的方式展开,并希望把读者牵引进来。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没有根据可以认为,我们能够或应该甩开这个专题的研究史。一项探究之为哲学探究,在于反思的一般性,在于要求具有理性说服力的论证样式。很多敏锐的反思者曾劳其心力表述过讨论过这些问题,忘记这一点就太幼稚了。道德哲学面对的是这些而非那些问题,这是其历史和当今实际研究使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之点:逻辑、意义理论、心智哲学等等其他哲学分支也有自己的研究传统,其中又包括某些技术性的内容。虽然除了数理逻辑,其他分支很难说有什么“成果”,但在这些分支的现状那里肯定有很多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其中有一



些对道德哲学颇为重要。

我们还有一个理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当代而不是苏格拉底的时代。哲学是反思的，哲学从日常实践和争论退开一步来界说和批判日常态度；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这些都是哲学特有的态度。而在现代生活中，反思无处不在，高度的自我意识对各种生活建制都是很基本的，这些品质不再成其为把哲学跟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的主要特征。就说法律吧，它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创制；再说医学，它被迫认识到自己既是疗治，也是企业和应用科学；更不说虚构作品——即使那些再大众化的虚构作品也需要自觉其为虚构。在现代世界中，哲学无法再声称反思性为其特有，虽然它也许能够以特有的方式来运用反思。

本书将尝试勾画出道德哲学最重要的那些发展，但所取的方法是沿着在我看来最富意义的一些方向来探究这些发展都有些什么问题。我希望本书对他人论著的阐述是准确的，但当然也只能是选择性的。这倒不只是因为我对道德哲学这个主题的阐论将不同于别人所作的阐论（想来必定如此——若本书还值得一读），这也不是本书有多大代表性的问题；这更多是因为我不会一味关心它有多大代表性。就当今学界——至少在英语世界里——讨论这个主题的种种常见进路而言，至少在一个方面，本书没有代表性。比起大部分当今道德哲学，本书对哲学具有多大力量抱有更多怀疑，它对道德也抱有更多怀疑。

道德哲学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依赖于其结果。因为它的探究是反思性的，一般性的，它关心哪些东西是可知的，因此，它必须给出一种阐释来说明回答苏格拉底问题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些问



题：科学知识能发挥哪些作用；纯粹理性探究能带我们走多远；在不同社会里提出这个问题，回答距预想会差多远；说到头来，有多少内容必须留待每个人去决定。像这样，哲学反思不得不考虑，回答这个问题或任何实践的、不那么普遍的问题都涉及哪些方面，不得不询问，它可以调动的是哪些心智能力与哪些知识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加考虑的一件事情是哲学本身的位置。

- 4 这里似乎有个循环：在追问可以怎样回答苏格拉底问题之际，哲学将决定它自身在回答中的位置。这不是循环而是推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待哲学，哲学都是从它可以且应该提出的问题出发的——这些问题问的是我们有哪些可能的途径来发现怎样过上最好的生活；从这些问题出发，在探问的过程中，它逐渐看到它自身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为这种发现提供助益，这包括采用分析和论证这些论辩式的方法，以批评方式表现不满(critical discontent)，以想象方式比较各种可能性——哲学正是要把它这些最具特征的内容添加到历史的个人的知识之上，添加到我们的这类日常知识资源之上。

苏格拉底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最佳起步之处。它优于“我们的职责(duty)<sup>①</sup>是什么？”或“我们怎样可以是善好的？”甚至优于“我们怎么样能够幸福？”这几个问题都把太多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然而，理所当然的究竟是什么，却并非人人看法一致。说到最后，这个问题，有些人，例如那些要从第一个问题起步的人，会认为它把起步之处弄错了，因为它忽视了道德特有的那些维度；而另一些

<sup>①</sup> duty 也许可以更宽泛地译作“责任”，但我们把“责任”留作 responsibility 的译名。——译者





人可能简简单单地认为它过于乐观了。在这些方面,以及在其他很多方面,苏格拉底问题是中立的。但若以为它不把任何东西视作理所当然,那就错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问一问苏格拉底问题都涉及哪些东西,以及我们若认为这个问题问得有意义我们需要先认定多少东西。

“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sup>①</sup>——“一个人”这个用语的一般性已经含有某种主张。而希腊语的相应表达甚至还不是“一个人”:这个句子是无人称的。此中蕴含的意味是,某种重要的或有用的东西是可以一般地对任何一个人说的,而这又意味着可以说出某种一般的东西,这种东西涵盖或塑造所有个体性的志向,即每个人自问“我该怎样生活”之际有可能用来回应的志向。(在这种一般性里不难发现一个更广泛的蕴含:这个问题自然而然把我们从自我的关切那里引开。我们后面将回到这一点。)苏格拉底问题在几个方面超出我们平常所问的“我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它不是眼下直接的发问,它问的不是我现在或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它是关于生活方式的发问。希腊人深深刻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问题问的一定是人的整个一生:良好的生活必须是这样一种生活——到生活结束的时候,人将看到这一生过的是良好的生活。有的人生活得花团锦簇,后来却被命运击得粉碎,有些希腊人——苏格拉底是其中最早一批中的一个——对命运的力量印象

<sup>①</sup> How should one live? 我们一般译作“人应该怎样生活?”但鉴于后面的讨论,我们在这里不得不译作“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译者

